

紫色重磅首推

本年度最颠覆命运的青春疗伤小说

最痴心死守的心理诊疗师
PK最遥不可及的天使初恋

只恨初见美如玉，更愿人间太匆匆

她注定要玩一场必输的赌局

赔上一生的情动



木槿初 / 著
MUJINCHU

Zhihen 只恨
Chujian Meiruyu 初见美如玉

不是爱没有天意，只是天意弄人……
当赤道留住雪花，眼泪融掉细沙，我却再也抓不住你……有些爱，终究覆水就再也难收。

◎后疼痛治愈科倾情献映
谨以此书祭奠陪伴我们青春里的那段燃烧的幸福……
『木槿初』
小说阅读网当红花旦
深情演绎都市最温暖眼泪童话
这一生，只有他，也只有他，会在她老了
看倦了风景的时候，甘愿变成酒色石头
让她把余生靠一靠。

紫色工作室
紫色优品
金牌出品

湖南人民出版社

Zhihen
Chujian Meiruyu

只恨 初见美如玉

木槿初 
MUJINCHU WORKS

CBS
PUBLISHING & MEDIA
中国出版传媒



湖南人民出版社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只恨初见美如玉 / 木槿初著. — 长沙 :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5438-8762-6

I. ①只… II. ①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12741号

只恨初见美如玉

编 著 者 木槿初
责任编辑 夏新军
特约编辑 非 蓝

总 策 划 周 政
执行总策划 王雄成 杨小刀
封面设计 良 子
版式设计 梁 畅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裕锦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7.5
字 数 202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8-8762-6
定 价 18.00元

营销电话: 0731-8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

怪你过分美丽

犹恐相逢在梦中

我爱过的男孩, 有着世上最英俊的侧脸

一霎风雨我爱上你

走你以前走的路, 仿佛就能离你近一点儿

没人像你, 让我眼泪背着流

用一场大雪换你眼泪结冰

爱是一场慢性流浪

喜怒或哀乐, 都有我重蹈你覆辙

只想与你饮着冰, 零摄氏度天气看风景

再无人能解我情衷

再也没有时间让我们去试永远

001 上 卷

002 第01章

009 第02章

017 第03章

025 第04章

037 第05章

042 第06章

054 第07章

062 第08章

073 第09章

080 第10章

094 第11章

CONTENT

目 录

下 卷 100

怪我过分着迷

第12章 101

将你此生兵荒，如数买下

第13章 111

爱有天意，只是天意弄人

第14章 122

殇而别离，且行且惜

第15章 136

当赤道留住雪花，眼泪融掉细沙

第16章 151

只叙盛景，只述深情

第17章 165

如果一切良辰美景都只是虚设

第18章 179

背影是我们写给彼此的歌

第19章 189

谢谢你陪我歌唱陪我流浪陪我两败俱伤

第20章 200

如果假话成真是从自欺欺人开始

第21章 211

心知灵犀方向，却不能朝夕相伴

第22章 223

看见你微笑，如同见证一场海啸

尾 声 230

所有的荡气回肠都是为了最美的平凡



上卷：
怪你过分美丽

Chapter.01

第01章 犹恐相逢在梦中

夏梦一怔，有些恍惚，仿若时光的钟由远及近，一下又一下地在耳郭轻轻地荡着，云烟般的旧事在眼前弥蒙起一场大雾。

清远市。

雨意潇潇，低霾的苍穹渐渐暗淡，街道两旁的商店橱窗里投折出暖橘色的光，错落在一深一浅的水洼里，明明灭灭。

夏梦推开鎏金大门，四位身穿制服的侍应鞠躬问好。报了餐位，一位服务生微笑引路：“您好，请跟我来。”

是临窗的第二个位置。

脚步声嗒嗒地敲在木板上，如一首低吟缠绵的夜曲。夏梦抬眼看座位上的男子，因逆着光，看不清脸庞，熨烫规整的西服，手腕上的袖口闪着墨绿的光。他在喝茶冥神，仅简单的翻菜动作都带着一股耐人寻味的优雅。似听见脚步声，男子抬头，正好四目相对。

他站起身，浅笑着礼貌地说：“夏小姐吗？你好，我是叶谦。”明亮的光线，他清隽的面容一览无遗，分明的棱角，高直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黑色无框眼镜，黑沉的瞳眸格外的静，宛如一摊望不到底的水。

夏梦一怔，有些恍惚，仿若时光的钟由远及近，一下又一下地在耳郭轻轻地荡着，云烟般的旧事在眼前弥蒙起一场大雾。她略掩饰地低了低

头，尽量若无其事地落座，将随身背的包放置一旁，沿边拉链上挂着巴掌大的玩偶悠悠晃动，铃铃作响。

叶谦似并未察觉到她瞬间的怔忡，礼节性地斟茶倒水，征询问：“夏小姐，有什么忌口的吗？”

夏梦食指转着杯沿，茶香扑鼻：“随意就好。”

说来也好笑，这场约会实际是名副其实的相亲宴，而原本的主角该是夏梦的好友单停停。她不过是被临时充包拉来的挡箭牌。本想一入座就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地表明自己身份，却不知对方怎么知道来赴约的是“夏小姐”。夏梦难得其解，索性坐下以不变应万变。而叶谦的优秀倒是出乎她的意料，甚至觉得以他的条件可以完全不必出来相亲。

菜肴陆续端上，很是清淡雅致，倒引得夏梦食欲大开。席间叶谦始终彬彬有礼，两人一搭接一搭地聊着无关紧要的话题，不会冷场也不显得过分热络，也算得上宾主尽欢。

这家名为“沙瓮居”的韩国料理店装潢独特，整体以红黑两色为主体基调，屋中心挖渠引水，所有餐位傍泉而设。而在水帘喷泉正中间搭建了个小小的平台。白色的大理石，光洁如镜，一架黑色钢琴立于泉心。

一位笑容慈蔼的中年男子站在中央。夏梦来过几次，识得他，是这家店的老板。男子西装革履，声正腔圆说：“感谢新老顾客光顾本店，今日正值店庆十周年。按照历年习惯，我们同样举行欢庆活动。希望诸位能多多捧场。”

夏梦放下筷子，端起茶壶，暗绿的茶水汨汨流入白色瓷杯内，她捏着茶杯在鼻尖下轻嗅，嘴角的弧度淡淡滑起，若有所思。

叶谦凝神询问：“我们留下看看？”

“好啊。”夏梦坦然地笑着，“反正闲来无事。”

常来“沙瓮居”的客人都知道该店有三绝，分别为酸鱼苴菜、水原烤

排及五谷松饼。而老板出的第一道题就是邀请就餐的宾客一一品尝，猜出菜色所放的所有配菜，多者为胜。侍应端上已被打磨成泥的三小盘吃食。

夏梦的眼睛似被九月的薄雨打湿，眸水盈盈邀请道：“来，一起尝尝。”

叶谦欣然点头。

第一道是酸鱼苴菜，夏梦边尝边说：“有胡萝卜、茄子、黄瓜、芹菜、八角、花椒、香叶。”略咀嚼几下，突然眼眸一亮，“还有桂皮，蕨菜和沙参。”

叶谦微微挑眉，被她孩子气的表情逗笑，随即奉上第二道。在吃食方面，他自愧不如。

水原烤排夏梦吃过许多次，极为对答如流：“里脊肉、香油、芝麻、芥子酱、蜂蜜，花菜……”见叶谦十分佩服地竖起拇指，骄傲地抬抬下巴，十足的孩子气。

最后一道是五谷松饼。夏梦轻蹙着眉，眉毛弯弯曲曲的像条毛毛虫。她一贯不爱甜食。

叶谦轻捻一块糕饼放置口中，只觉唇齿留香，甜而不腻。他右手食指一下又一下击打着桌面，慢慢说道：“有红豆、粳米、玉米渣、泡打粉、黄油、牛奶，还有……”他停顿了下，眼角扫到松饼边红色细小的糕渣上，笑容缓缓展开，“还有玫瑰酱。”

全对！——每桌的侍应将答案记在卡片上传给老板。那位中年男子——一看过，给猜对的客人一对店内卡通形象的玩偶作为奖品——是一个憨厚可掬的厨师形象，白色高叠的帽子，红蓝背带裤，一手挥掌勺，另一只手托着数字方块10。

叶谦轻轻把玩着玩偶的绒布，剑眉星目，目光停在夏梦放置一旁包包的挂坠上，笑意隐隐：“既然你有那个，这个可否送给我？”

夏梦侧身，视线停在拉链上的玩偶微微一滞，它和叶谦手上的那个几乎同一个模样，唯一的区别是厨师左手托的数字是4。因有些年头了，颜色已经不若之前那么纯正，与时尚精致的背包更显得格格不入。等再回头，夏梦已恢复如常：“当然可以。”她轻舒一口气，耸肩含笑说，“这家店开的时间很长，以前也经常光顾，之前有次偶然去后厨观摩偷师。不瞒你说，每年店庆老板出的题都大同小异。”又恰好，她有个不错的优点——对很多东西都能做到过目不忘。

来的次数多了，与老板也有过数面之缘，还算熟稔。男子赶至夏梦这桌，乐呵呵地招待：“小夏，谢谢你捧场。今天一定多吃些。”眼角瞥见与她同行的是一位陌生英俊的男人，微露诧异，又不动声色地将尾音一转，举起杯子，“喝了这杯，然后老规矩，去露一手。”

夏梦展颜，指了指窗外，端起茶杯致意婉拒：“江老板，今天实在抱歉，一会儿还要开车，我就以茶代酒祝你以后生意愈加红红火火。至于表演嘛，就粗陋即兴弹一曲当作贺礼怎样？”

江德城大喜过望，迭声应说：“好，好，当然好。”

夏梦冲叶谦微笑示意，后者回她一个大有兴趣的笑脸。她撇了撇嘴，随着江老板到池中央的钢琴旁，浅笑谢过落座。

湿漉漉的雾气以及特有的植物芬芳扑颊而来，流光溢彩的水晶灯悠悠旋转，微侧的脸色覆上了一层淡淡的绯红。夏梦打开琴键，光洁可鉴的琴键黑白分明，她轻轻在琴上敲出一串音符，简单的调律后，一曲轻扬的乐曲从她灵活翻转的手中泻出。

叶谦眉间一挑，端起的茶杯无意识在手中转了又转，目光始终停驻在中央的那抹侧影上。夏梦弹的是贝多芬的《第二钢琴协奏曲》。

一曲终了，掌声雷动。

车子停在雅乐小区楼前。

夏梦解开安全带，清清淡淡地凝着笑，金盏菊大的俏颜经柔和的车灯一打显得十分柔和：“叶先生，谢谢你今晚的款待。”

叶谦微笑，镜框后飞翘的眼角微微撩起：“我也十分高兴能够认识你，夏小姐。我想跟你确认下时间，我们每周约在周三下午两点以后可以吗？如果有什么不方便，还可以再商讨下。”

正欲下车的夏梦一怔，想了想才说：“叶先生，你……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她努力地斟酌着字句，“其实这次出来约会的对象是我的好友，我是被迫无奈才顶替她而来。可是从刚才的晚餐交谈我也了解，以叶先生的一表人才，其实不必拘泥于这种形式，并且……我也没有交朋友的打算。”说到最后，夏梦尴尬得恨不得掐死单停停。

从夏梦断断续续的只言片语中叶谦有点了然，他偏过脸浅笑出声：“单小姐给我打电话时只说帮你预约一些心理辅导，然后有其他的什么安排吗？”

“……”夏梦一愣，才恍然大悟，困窘地顺了顺耳间的发，讷讷说，“她说替我安排了相亲，我还以为……”瞥见他爽朗的笑，她也撑不住跟着笑了起来，“真是太抱歉了叶先生，都怪我没搞清楚搞出这么大的乌龙。你方才说的是周三下午吗？好的，我会准时到的。”她拉开车门，微微侧身，“周三见。”

叶谦手肘搭上方向盘，颌首说：“好，晚安。”

夏梦望着渐行渐远的车辆出神，一阵寒风袭进衣内才回过神，她拢了拢外套的衣边，又扯了扯发僵的双颊，方才悠悠地长叹了口气。

晚间果不其然接到单小姐的电话，只听话筒里的她兴趣盎然地问：“感觉怎么样啊？”

夏梦懒得和她秋后算账，没好气地吹了吹刘海：“丢人丢大了。”

单停停“嘿嘿”一笑，讨好说：“亲爱的，为了我的幸福你就委曲求全一次好不好？虽然对方也没有相亲的意思，但是我见他照片实在相貌堂堂英俊潇洒，就撒了个善意的谎言帮你预约下来了，顺道也堵了我妈的嘴。”

“拜托，我又不想这么早结婚。”夏梦懒洋洋地在床上翻了个身，忍不住强调，“而且你预约的是看病！是看病！”

“哎哟。你怎么还那么死心眼，现在谁说交朋友就为了结婚。”单停停兴致勃勃地分析，“辅导是幌子，总经不住日久相处吧，感情是能慢慢培养的，我很看好你啦。”

夏梦嗤笑：“可能轻易爱上患者的医生，职业道德也不见得高到哪里吧。”

单停停被堵得恨不得赏她一个栗暴，只好恶狠狠地威胁：“总之你敢不去就死定了。还有……有些人走了就是走了，而你——还要继续生活。”

夏梦对着“丁零”的忙音极度无语，她把手机扔到一边，目光一晃，落在桌上包包拉链上的玩偶，清澈分明的瞳孔糅杂了几分沉潜的眷恋，而后眼睛一凛，又恢复往日清明。她将头侧近靠墙的那面，逆光浅影罩住了她三分之一的轮廓。

五年，是够久了。

她缓缓抬眼, 蓝色翻领的T恤, 领口两层小V设计, 露出白色的衬衫领, 洗得发白的牛仔裤, 浓而秀挺的眉, 与濯墨的黑瞳组合在一起, 给了她一个善意且友好的微笑。

这是她第一次见到陆湓生。

大一新生纳新的时候，夏梦被学姐天花乱坠花言巧语蒙骗，稀里糊涂地进了武术社。第一次社团活动日，惯常例会，她花了好大的工夫才找到502教室，进门发现屋里只有四个人，之前面试她的学姐看到她，笑得很灿烂，明眸流转：“我还真怕你不来了。”

“抱歉。”夏梦局促地笑，“我找教室花了一会儿时间。学姐，其他人还没有到吗？”毕竟她已经迟到了有十五分钟了。

学姐还是一脸笑咪咪，十分亲和的样子：“就差社长了，他大概十分钟左右就会到。”

所以……武术社包括她在内就只有六个人吗？夏梦一腔拳拳之心顿时被浇得片甲不留。无精打采地和几位社员打了招呼，她蹲在一旁发呆，直到学姐喊了声“陆哥”才如梦初醒。

他推开门——晚间清凉的风从门缝中簇拥着卷入，一缕淡不可闻的青草香不偏不倚地飘到她的鼻间。高挑挺立的身形覆住她，留下一排疏

淡的灰影。夏梦视线所及之处只看见骨节有力的胳膊，以及绿白相间的球鞋。她缓缓抬眼，蓝色翻领的T恤，领口两层小V设计，露出白色的衬衫领，洗得发白的牛仔褲，浓而秀挺的眉，与濯墨的黑瞳组合在一起，给了她一个善意且友好的微笑。

这是她第一次见到陆溇生。

夏梦换上了灰色训练服，宽松的衣袖长裤挂在她娇小的身体上有绝对强烈的视觉效果。其实夏梦并不算矮，身高近170厘米，无奈天生骨骼纤细，莲藕般的手臂看起来弱不禁风。她把袖子撸得很高，总觉得轻飘飘的训练服看起来很像道袍。其他几个队友见她这副打扮更是乐不可支。

按身高排列站好，夏梦站在排头，腰板挺得笔直，故作严肃的俏脸显得尤为可爱。

陆溇生的声线较低，如一曲清冷冷的夜章：“夏梦。”

“到！”夏梦上一步。

他负手走到她面前，身長挺立，宽大的衣服穿起来反有一股飘逸之美：“你之前学过武术吗？”

“没——”话音未落，夏梦根本就没看清陆溇生是怎么出手的，天旋地转间她被摔在地上，剧烈的疼痛使她眼前一黑，在唇口的“有”字破碎在空气中。

“老大！”

“陆哥！”

接连的惊呼声此起彼伏，夏梦倒在地上很无力，被摔的是她，都喊陆溇生干吗！她之前对陆溇生所有的好印象瞬间幻灭。而他冷静、冰凉质感的声音还在她耳边烦人地一字一字清晰地传入耳中：“今天教你的

第一课，任何时候都要有危机意识，练武需做到身体的每个部位都牵一发而动全身，要做到精准快，这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避开攻击，甚至给予反击。”

夏梦被队友扶起，脚下冷不丁一踉跄，一股怒气突然冲上脑门，她突然头脑发热地甩开扶她人的手，莽撞地抡起拳头冲陆溙生挥去——却在半路被他轻巧巧地拦下，只见他笑意加深，反扣住她的手腕，微微加力一转，夏梦再一次倒在地上。

“陆哥！”一旁的学姐看不下去了，“你这样太过分了，小梦都说没学过武术了。”

陆溙生不以为意，整整了稍显凌乱的衣角，续言道：“这次是要告诉你，看清悬殊，莫要——不自量力。匹夫才耍空勇。”他收回一直盯着夏梦的目光，探眼看向其他人，“你们三个先跟我去训练，小南陪她去休息会。”

“喏，给你。”学姐即宋臻南扔了一瓶矿泉水给夏梦，“怎么样，感觉好点了吗？”

夏梦道谢接过，仰头喝了几口放在一旁凳子上，揉揉发红的胳膊，有气无力地耸肩自嘲：“还好，还没缺胳膊断腿。”其实陆溙生力道控制得不错，除了刚摔时有点痛之外，她方才活动了几下，发现有些酸麻再无其他不适，这才没那么记恨。

宋臻南也坐在一旁，调笑说：“现在知道为什么武术社的社员这么少了吧，以后的训练还会更加严格的。”

夏梦垮下脸：“要不要这么夸张啊。”她轻轻地捅了捅宋臻南的胳膊，压低声音说，“那陆溙生有女朋友吗？”

宋臻南挑眉：“怎么，你瞧上他了？”